

最後的微光

疫情期間能同時見到病人阿柱與母親在醫院的機會少之又少，再加上母子兩人不時因經濟問題、生活習慣、對事情認知立場不同起口角衝突，社工師要與阿柱母親一起溝通討論醫療與照顧的安排，真是難上加難。

這一天我從病房走廊走到第 17 病室門口，映入眼簾的是充滿愛的溫馨畫面——阿柱正幫母親按摩手臂。趨前與母子打招呼，阿柱母親告訴我前幾天提了重物手臂仍痠痛，阿柱幫她按摩舒緩，我稱讚阿柱的貼心，阿柱母親似乎也享受著親子間的親密。回想阿柱童年成長往事，此刻互動能有這樣的轉變並不容易！阿柱從小在家庭暴力環境中成長，母親為了逃離父親的暴力相向，帶著哥哥、弟弟離家，但來不及帶上阿柱，阿柱在缺乏關愛的環境下長大，小學三年級時學業中輟，曾經因為好奇接觸毒品入獄服刑。罹癌前在工地當了一段時間的派遣工，為了治療才北上尋母。四十年來再次與母親、哥哥和弟弟共同生活，也許是成長過程遭受的欺凌與挫折，造就阿柱衝動的個性，情緒不穩易有暴力行為，曾經揚言恐嚇、作勢打人、持刀威脅，家人們對他的行為感到困擾與畏懼。治療期間阿柱母親多次打電話向我傾訴阿柱的不是，而阿柱也坦誠說他是故意

氣母親或兄弟。身處親子與手足間衝突風暴中的我，承認自己對於化解沈痾已久的衝突實在無能為力，只能時而陪伴無助擔憂的母親，時而傾聽阿柱的感受，讓雙方有更多的對話。

阿柱的病情持續惡化，因腫瘤壓迫進行氣切後無法談話，臉部腫到只有一隻眼睛睜得開，再加上識字有限，大多使用拼音，與阿柱的筆談溝通更加困難。醫療團隊發現阿柱已漸漸地無力行走，到廁所如廁，臥床時間變長，需要他人協助照顧，但阿柱母親多年前車禍後一眼幾乎失明，體力也難以負荷，照顧壓力令阿柱母親一度淚崩。我一邊承諾補助阿柱聘請看護的費用，一邊與醫療團隊討論出院後的照顧安排，後來順利先轉外院慢性病房住院，再銜接護理之家，並且協助阿柱通過政府低收入戶的資格，有了補助，可望減緩家裡的照護壓力。

死亡的陰霾籠罩著阿柱，趁著阿柱意識清楚時，在床邊連結阿柱母親與他的情感，化解平日時而緊張、時而衝突的關係。當下阿柱拉著母親的手靠著額頭，來表達他的心意，而母親也對阿柱說一些關愛的話語。說完阿柱母親一陣哽咽，說「我很恨你父親，當初要是你跟著我，我來照顧你，你也不會病成這樣……」，語氣中顯露對阿柱的愧疚與遺憾，我也表達了對阿柱的肯定，他不畏艱難忍受治療的痛苦走到現在，著實不容易。我對阿柱說：「你真的很棒！」

知道他喜愛鬼滅之刃的動漫，還約定出新的一集時，我一定會告知他。阿柱拉著媽媽的手，不時點頭，相當感人。

轉院後八天接到阿柱母親的電話：「阿柱走了。」儘管心裡已作了準備，「啊！這麼快！」的想法縈繞腦中，充滿不捨與錯愕。阿柱最後能與母親解開心結，互訴感謝與道別，我也有幸能靠近參與他們的生命片刻，感受到阿柱與母親間親情的最後一道微光。（本文為保護當事人採用化名，案例內容經過改編）

社會工作室社工師 呂宜玲